

天問閣文集

四

天問閣文集卷四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帝王時數論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計之平時與數而斷其必然其信時與數之若此也夫以其信之若此而卒不驗何哉孟子之生在周顯王之世周自武王之至顯王七百年矣其後又百年而漢之高祖乃興是則時與數之不可信者也然孟子之爲此言何哉孟子豈以其見之於前者而爲言與禹之至湯也四百年湯之至武也六

百年豈參差言之總在五百年之間與是惟堯舜禹則
生於一時而相繼之以帝於天下者聖人之生惟此之
未常曠遠也其後漢高祖二百年而光武興其至晉武
帝也則三百年而繇武帝以至唐太宗也則亦三百年
繇唐太宗以至宋之太祖則四百年矣繇宋以至有明
之太祖則亦四百年是惟周之八百年其間之無復有
王者也然晉武帝其得等於開闢與其不得等於開闢
與卽宋太祖亦得與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與宋太
祖之有天下也不過藐柴氏之無人而坐之空庭之上
者也悲哉襁褓之泣飾之以爲禪授之文與其武功又

不大其所開闢之土地又不全無幾何卽受制於人又卽臣妾於人苟延數世之命而不恥後世之人歎其子孫之不振也而不知其始之祖實有然者也晉武帝本不足道其有晉也偪而得之於魏元帝猶之魏文帝之於漢獻帝總之以一篡而有之一篡之卽無他事也則論孟子之所謂王者自當去晉武帝宋太祖而不得以與漢唐明之開闢者等惟光武之興馬上得之竟可語於高祖則竟可以語於開闢其天資之英武與規模氣象之宏遠較之高祖則有別石勒自謂其遇高祖當北面事之退處於絳灌之列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

死誰手而當時馬援亦謂高祖無可無不可光武動如
節制則不如彼英雄之視人主本與儒者不同馬援石
勒固自有見則不知其何如獨奸莽之竊只十八年當
時之天下失於偶然又得之耳較之草昧異矣故夏之
少康商之高宗周之宣王皆同於創造繇孟子之言揣
之雖卽仁聖不得以與禹湯文武漢高祖唐太宗明太
祖之間乃武王則又與湯別也蓋武王之嗣西伯位也
已老矣不過七年而卽東觀兵使非有文王則七年而
不得東觀兵明矣卽七年之中史稱太公周公召畢公
之徒相與左右王師修文王之業武王之於文王之業

若是其無以加之也則文王之累業大也其造周久也夫三代之得天下也與後世不同後世全以武武而不失其正以爲猶三代云爾三代則不然必以仁以仁而後武蓋三代之人心又與後世不同後世之人心易勝以武也三代則不得卽勝之以武也人主亦謂武之不可以卽勝人心也於是必以仁夫文王之仁何如哉百年而後崩矣故武王之東觀兵也爲文王之木主載之軍中嚮殷聲言奉文王之命以伐之而自稱太子文王以服事殷者也竟以爲奉其命豈文王之真有是命是固因文王之有人心其崩也未遠乘之發號以引動於

天下者也故竟謂之是文王命也是文王之命則文王若猶然在其位而已之若猶然在東宮之位矣故竟稱太子是猶使天下之人以爲君臨我者之猶文王則父母之邇竟又是焉是之來也固父母來也父母之來則歡欣想望無有逆之者無有逆之則歸之也是固取天下者之權謀也然則周之所以繼商而有天下者在武王之能誅紂以卽天子位而所以能誅紂以卽天子之位者又在文王而不在武王也故後世之魏文帝蓋首有魏之天下者武帝則云使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武王固不得言帝文帝亦不得言創業之帝卽唐高

祖固統一天下以在帝位者與魏武不同論唐之創有天下必歸之太宗唐之有天下在子周之有天下在父以唐之父不能掩子以周之子不能掩父矣則繇聖人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武繇開創之聖人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而不當言武而繇開創聖人之在其前者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繇其在後者言之當云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在昔之聖人其王天下者亦竟如斯已焉大聖人之生難哉難哉若夫堯舜禹之生於一時禹之至湯湯之至文王文王之至漢高祖或四百年或六百或八百而漢高祖之至唐太宗太宗之至明太祖略晉

武帝宋太祖計之差等其數亦各八百年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亦未可盡信也與

文王論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其所爲亦處於人世之宜然者而已矣其宜然也人不能之而有人焉能之以是爲聖人也其不能也蓋不見其然或見其然而不然聖人則見其然見其然又卽然以是爲能也則以是爲聖人也若周之文王聖人也其著之聖人也與從來聖人之爲帝王者並列故人之稱之必曰堯舜禹湯文武夫堯舜禹湯武有天下者也文王非有天下者其與之稱之若

此何也蓋文王與堯舜禹湯武之宜在天子位而未常在天子位者也未常在天子位而有可以在天子之位者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有可以在天子位而不在天子位其不在天子之位也有故有故則不在天子位而固已在天子之位矣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昔者夫子常言之矣曰殷紂之天下三分文王已有其二猶復臣之以事之也可不謂盛德哉以孔子言文王之若此豈其無實以處之然亦安見其若此耶紂之在天子位雖極暴天下之大勢未裂也且湯之創天下以武勝其子孫卽旣衰朝廷之威福猶凜凜然在諸侯之心故醢九

侯脯鄂侯囚西伯是皆三公位百辟之右者一旦罹淫
威莫可誰何天下之諸侯其敢背去而歸之文王乎卽
歸之文王文王固居然有之乎居然有之是敵國之所
爲蓋相距而納其叛人者以人臣爲之乎況文王爲之
乎使其爲之紂寧無怒紂怒文王必備備之矣是與紂
兩立是竟成立敵國紂必伐其伐之將曰以我西伯奪
我土地人民有我諸侯我將率天下諸侯致天之討其
皆來會無有後天下諸侯其何辭文王其何辭卽使紂
之不如是蓋羗里之旣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謂
之征伐蓋以討天下之不王者也而專之專以征不王

者也乃以天王之土地人民爲己有則不王之先在我
何以討天下之不王者卽謂天下之自歸之文王固無
心據受弓矢鈇鉞之後伐犬戎伐密伐耆伐邠伐崇以
今考其國與文王當時之國皆相近而詩云密人不恭
侵阮阻其則豈特不歸周亦且病周安見其三分之有
二哉信其有之亦遂可以取之乎五霸桓公爲盛其征
伐也以爲與三代之受命無異欲遂封泰山禪梁父管
仲諫之以止秦惠王欲圖強張儀告之以窺周司馬錯
曰劫天子惡名也不義亦以止封禪僭也而猶有天子
也挾天子不義者也而亦猶有天子也以文王之聖豈

遂出齊桓公秦惠王下哉然則何以爲文王何以爲孔子之言孔子蓋窺天下之大勢而爲言者也稷之與契同時者也契之子孫先有天下六百餘年司徒之報已久以紂之暴適當之於是時夫是之時盡天下之大不能有安然不動之人心動之將有以嚮之矣而文王則又當之於是時故父母孔邇見之風人其猶有思湯之德者疾痛悲啼甘之不忘矣故武王之東伐也諸侯不期而會之孟津者八百國可謂眾矣其後平定天下又滅國五十夫武王之卽位未久其得人心之日淺則八百國必當日之嚮文王者其五十國必當日之猶思殷

德者所謂三分有二之說殆其然與聖人之行事一民之不愜其所欲則不爲觀其謂武王之言曰時至勿疑夫時至勿疑則必其時之未至而疑者矣句踐之伐吳也數謀之范蠡數不從最後乃從之武王亦然以八百諸侯之來會猶還師凡再戰而後勝則文王固當其時之未至又可知矣可以取而不取聖人不爲不可以取而取聖人亦不爲宜如此則如此不宜如此則不如此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放桀武誅紂益避啟泰伯避季歷如是而已矣夫文王亦是而已矣孔子之稱文王則亦是而已矣若夫世之所謂英雄則不然有機之

可乘卽奮發以起故漢高祖不階尺土徒以屠賈之流
誅暴秦有天下唐太宗亦不過有其藩鎮爲之父亦遂
以有天下此二帝者使其當文王之時率三分有二之
人與紂之七十萬人轉戰萬里血流數年不至於蕩湯
之社稷盡有湯之土地人民不止區區撫其後人言之
曰時至勿疑已哉故聖人之所爲凡人不能爲英雄不
肯爲奸雄則竊而爲之曹操之言曰使天命在吾吾其
爲周文此之謂也

周公太公論

孟子好辯一章敘從來天下之一治一亂者也敘至周

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至於海隅戮之驅虎豹犀
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其末章則敘道統者道統自堯舜
始推之以至於周則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吾以是
常疑於孟子之言也滅商以開周之天下者武王也而
所以滅商以開周之天下者太公也孰則不知之乃以
爲周公何也今考其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者也太公避紂於渭之陽得之則喜尊之曰太公望
其言以先世太公謂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常望之故
尊之以此則太公之開周文王早知之矣文王之先君
又早知之矣武王嗣位又尊之曰尙父師之以東伐其

東伐也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風雨暴至皆懼不欲行
太公強之以行卒誅紂紂之天下卒取以歸之武王爲
天子夫周自后稷以至於文王皆出於厚至於武王乃
以權謀見非太公爲之則不如此觀其載木主於軍中
以爲是文王伐之蓋文王之薨天下人思之未已故乘
之此兵家之智而風雨之暴強之以行又師武臣之險
策則太公當是也若周公之在軍中史稱其破商入商
宮殺紂把大鉞如是而已其權之固專在太公無疑也
是師也乃以爲周公何也以爲周公則周公著之此矣
又有當著之而反不以之著者則又何也周公聖人也